

《雜阿含經·第 133 經》

(1-1)簡介：本經教導佛教修行所面對的生死輪迴之課題，其癥結可追溯到在六個所在或基地造成以「我見」與「我所有見」為核心的錯謬見解，而正好在這六個所在或基地施加觀察，並且洞察地理解為既非自我，亦非我所有，即可將生死輪迴的流程切換為解脫道，並且在解脫道的里程碑次第昇進。

(1-2)劉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譯文(T. 99, vol. 2, pp. 41c-42a)，大致相當於巴利語的〈這是我所有經〉(Etaṃ mama-sutta)：<sup>1</sup>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繫著，何所見我，令眾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首，長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不知本際？」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唯願哀愍，廣說其義。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諸比丘！色有故，色事起，色繫著，色見我，令眾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首，長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諸比丘！色為常耶？為非常耶？」

答曰：「無常。世尊！」

復問：「若無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世尊！」

「如是，比丘！若無常者，是苦；是苦有故，是事起，繫著，見我，令眾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頭，長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是故，諸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如是，見、聞、覺、識、求、得，隨憶、隨覺、隨觀——『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

若有見言：『有我，有世間，有此世，常、恆、不變易法。』——『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

若復有見[言]：『非此[世]我，非此[世]我所，非當來[世]我，非當來[世]我所。』——『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

若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見處，觀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觀者，於佛所狐疑斷，於法、於僧狐疑斷——是名，比丘！多聞聖弟子不復堪任作身、口、意業趣三惡

<sup>1</sup> Bhikkhu Bodhi (tr.), "SN 22.151,"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2000, pp. 979, 992.

道。正使放逸，聖弟子決定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來，作苦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3)白話翻譯(參考巴利語本及其英譯本)：

我是這麼聽說的：有一個時候，佛陀在舍衛國(Sāvattihī)遊化，停留在祇陀林·給孤獨園裡(Jeta-vane Anātha-pindikassa ārāme)。

那個時候，世尊向比丘們開示：「由於什麼存在了，藉由什麼生起了(或藉由執取了什麼)，藉由繫著了什麼，而在什麼斷定為自我，使得眾生被無明所知蓋障，眾生的頭部被貪愛所繫縛，長途奔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而不知曉如此流程在過去的邊界？」

比丘們回答佛陀：「世尊是教法之根本、教法之前導、教法之憑依。世尊！太好了。謹願您悉心顯明其內涵。比丘們聽聞之後，將會受持。」

佛陀回應比丘們：「請聽，請好好專心。我將講說。比丘們！由於物質(色)存在了，藉由物質生起了(或藉由執取了物質)，藉由繫著了物質，而在物質斷定為自我，使得眾生被無明所知蓋障，眾生的頭部被貪愛所繫縛，長途奔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在感受(受)、概念認定(想)、心意之組合造作(行)、分別式知覺(識)的情形，也是一樣的。比丘們！物質是常住的，還是不常住的？」

比丘們回答：「不常住的。世尊！」

佛陀又問：「如果是不常住的，那是困苦的嗎？」

比丘們回答：「困苦的。世尊！」

佛陀說：「比丘們！就像這樣，如果是不常住的，那是困苦的；而由於那樣的困苦存在了，藉由那樣的困苦生起了(或藉由執取了那樣的困苦)，藉由繫著了那樣的困苦，而在那樣的困苦斷定為自我，使得眾生被無明所知蓋障，眾生的頭部被貪愛所繫縛，長途奔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在感受、概念認定、心意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的情形，也是一樣的。

比丘們！因此，舉凡任何的物質，不論為過去的、未來的、或現在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粗糙的、或精細的，優良的、或低劣的，遠方的、或鄰近的——『這一切的物質都不是自我，都不是我所有，而且這一切的物質與自我也都不在彼此的領域內。』這樣的如實觀看(yathābhūtaṃ passati)，即可稱為『正確的智慧』(sammappaññā)。在感受、概念認定、心意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的情形，也是一樣的。

就像這樣，所看見的、所聽聞的、所感覺的、所分別知覺的、所追求的、所獲得的、所隨順憶念的、所隨順尋求的、所隨順伺察的——『這一切的項目都不是自我，都不是我所有，而且這一切的項目與自我也都不在彼此的領域內。』這樣的如實觀看，即可稱為『正確的智慧』。

如果有所見解(或斷定)而宣稱，『自我是存在的。世間是存在的。現世(或今生)是存在的。常住項目是存在的。恆久項目是存在的。不變易項目是存在的。』

2 ——『這一切的見解都不是自我，都不是我所有，而且這一切的見解與自我也都不在彼此的領域內。』這樣的如實觀看，即可稱為『正確的智慧』。

如果又有所見解(或斷定)而宣稱，『現世(或今生)的自我是不存在的。現世的我所有是不存在的。來世(或來生)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來世的我所有是不存在的。』<sup>3</sup> ——『這一切的見解都不是自我，都不是我所有，而且這一切的見解與自我也都不在彼此的領域內。』這樣的如實觀看，即可稱為『正確的智慧』。

如果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sutavā ariya-sāvaka*)，在這六個錯謬見解的所在或基地，<sup>4</sup> 加以觀察而洞察地理解為既非自我，亦非我所有，而像這樣的觀察，即能斷除對佛陀的懷疑，也能斷除對教法與僧眾的懷疑。比丘們！這即可稱為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弟子當中再也造作不出將會步入三惡道的身、口、意三方面的行為。而這樣的高尚弟子，縱使稍微放慢修行的腳步，也將堅固地(或熟練地)以等覺(*sambodhi*)為修行的目標而邁進，最多七次(*sattakkhattu-parama*)在天界與人間往返投生之後，即得以結束困苦之流程。」

佛陀講說這一則經教之後，比丘們聽聞佛陀這一番開示，歡喜而奉行。

---

### 《雜阿含經·第 295 經》

(1-1)簡介：本經教導的主旨在於，今生之生存組合體，既非你們所有的，亦非任何它者所有的。以緣起的機制之條理，就看懂了一組又一組的組合體如何地一步一步推動出生命歷程上的後續波段的出生、衰老、疾病、死亡、以及概括承受的一大堆的困苦。不論成為世人而進入人世，或成為眾生而進入世間，其生存組合體的產生、生命歷程的延續、以及概括承受的困苦的產生，都在主要的關聯條件與輔助的關聯條件的形成與推動下，環環相扣地接連產生出來。因此，此一方向的整個系列的情形，又可稱為「有因有緣世間集」。既然看懂了一組又一組的生存組合體都是行走在生命歷程由關聯的條件所推動出來的，只要不再造作或形成往生命歷程推動下去的關聯條件，就可以不再推動出後續的一組又一組的

---

<sup>2</sup> 這些見解所表現的，落入「常見」(*sassata-dit̐hi*)的一邊。

<sup>3</sup> 這些見解所表現的，落入「斷見」(*uccheda-dit̐hi*)的一邊。

<sup>4</sup> 六見處(*chayimāni dit̐hiṭṭhānāni*)，也就是造成錯謬見解的六個所在或基地(*standpoints; grounds*)，指的是「五蘊」加上「所看見的、所聽聞的、所感覺的、所分別知覺的、所追求的、所獲得的、所隨順憶念的、所隨順尋求的、所隨順伺察的」。至於錯謬的見解，此一經文指出如下的三套：其一，將這六個基地項目斷定為自我，斷定為我所有，而且斷定這六個基地項目與自我在彼此的領域內。其二，斷定「自我是存在的。世間是存在的。現世是存在的。常住項目是存在的。恆久項目是存在的。不變易項目是存在的。」其三，斷定「現世的自我是不存在的。現世的我所有是不存在的。來世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來世的我所有是不存在的。」參閱：《中阿含經·第 200 經·阿梨吒經》，T. 26, vol. 1, p. 765c; Bhikkhu Ñāṇamoli, Bhikkhu Bodhi (tr.), “MN 22: *Alagaddūpama Sutta* - The Simile of the Snake,”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Somerville: Wisdom, 2005, pp. 229-230, 1209-1210; Bhikkhu Bodhi (tr.), “SN 24.1,”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2000, pp. 992, 1095.

生存組合體。藉由如此的轉折，不僅貼切地認知緣滅的機制之條理，而且起心動念，局內式地就運作在緣滅的方向上，工夫純熟了，則一組又一組的生存組合體，乃至生命歷程上的後續波段的出生、衰老、疾病、死亡、以及概括承受的一大堆的困苦，皆可一一熄滅。此一方向的整個系列的情形，又可稱為「有因有緣世間滅」，也就是隨著主要的關聯條件與輔助的關聯條件之熄滅，世間之延續即得以熄滅。

(1-2)劉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譯文(T. 99, vol. 2, p. 84a-b)，大致相當於巴利語的〈非你們所有經〉(*Na tumhā-sutta*)：<sup>5</sup>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身非汝所有，亦非餘人所有。謂：六觸入處，本修行願，受得此身。云何為六？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彼多聞聖弟子於諸緣起，善正思惟，觀察有此六識身、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所謂：此有故，有當來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是名有因、有緣世間集。謂：此無故，六識身無；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無。謂：此無故，無有當來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若多聞聖弟子於世間集、世間滅如實正知，善見、善覺、善入，是名聖弟子招此善法、得此善法、知此善法、入此善法，覺知、覺見世間生滅，成就賢聖出離、實寂，正盡苦，究竟苦邊。所以者何？謂：多聞聖弟子世間集、滅如實知，善見、善覺、善入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3)白話翻譯(參考巴利語本及其英譯本)：

我是這麼聽說的：有一個時候，佛陀在王舍城(Rāja-gahe)遊化，停留在迦蘭陀(Kalandaka-nivāpe)竹園裡(Veḷu-vane)。

那個時候，世尊向比丘們開示：「今生之生存組合體(*kāya*/ 身體)，既非目前聽講的你們所有的，亦非任何它者所有的。其要點為：以六觸入處(*channaṃ phassāyatanaṃ*/ 眼、耳、鼻、舌、身、意這六項使接觸得以形成的知覺通路)為運作格式，經由長期的、夾帶著意願的造作，才推動而執取出今生之生存組合體。是哪六項呢？亦即，視覺觸動之知覺通路(眼觸入處/*cakkhu-samphassāyatana*)、聽覺、嗅覺、味覺、身覺、乃至知覺觸動之知覺通路(意觸入處/*mano-samphassāyatana*)。

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sutavā ariya-sāvaka*)，對於緣起之理路，熟練於如理地專注心思，而觀察何以存在著今生之六識身(六項分別式知覺 *viññāṇa* 之組合體)、六觸身(六項接觸 *phassa* 之組合體)、六受身(六項感受 *vedanā* 之組

---

<sup>5</sup> Bhikkhu Bodhi (tr.), "SN 12.37,"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2000, pp. 575-576, 757. 相關的討論，參閱：蔡耀明，〈以《雜阿含經》為依據探討「解開而認知世人」與「出離而超脫人世」在條理的一貫〉，《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 17 輯(2012 年 7 月)，頁 3-33.

合體)、六想身(六項形成概念認定 *saññā* 之組合體)、六思身(六項思慮或意圖 *cetanā* 之組合體)。其要點為：當這一個項目存在的時候，未來的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就會存在；就像這樣，又像這樣，一系列的事項，後來就成為這整個的困苦之積聚的現起(純大苦聚集)，這即可稱為「有因有緣世間集」，也就是隨著主要的關聯條件與輔助的關聯條件之形成與推動，即為世間之得以產生的來源。又，其要點為：當這一個項目不存在的時候，六識身就不會存在；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就不會存在。亦即，當這一個項目不存在的時候，未來的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就不會存在；就像這樣，又像這樣，一系列的事項，後來就成為這整個的困苦之積聚的熄滅(純大苦聚滅)。

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如果對於世間之產生的來源與世間之熄滅，皆如理地專注心思，從而熟練於貼切地觀看、考察、趣入，這即可稱為『高尚的弟子之招納如此的良善法目、獲得如此的良善法目、知曉如此的良善法目、趣入如此的良善法目，(亦即，)清明地知曉與清明地觀看世間之產生的來源與熄滅』，進而達成高超之出離、真實之寂靜，目標導向困苦之正確的(或完全的)滅盡(或窮盡)，做到了困苦之結束。理由何在？其要點為：由於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對於世間之產生的來源與世間之熄滅，皆如理地專注心思，從而熟練於貼切地觀看、考察、趣入。」

佛陀講說這一則經教之後，比丘們聽聞佛陀這一番開示，歡喜而奉行。

---

### 《雜阿含經·第 296 經》

(1-1)簡介：本經教導「緣起」與「緣所生法」。「緣起」之條理指出，透過關聯條件的作用，事項才得以生起；而且如此的條理，一貫地就是如此，就是安住。至於「緣所生法」，則為依於「緣起」之條理所生起的一個環節又一個環節的事項。如果正確地認知「緣起」與「緣所生法」，一方面，即不必追逐平庸的見解，且從根本斷除平庸的見解；另一方面，即對於生命世界的來龍去脈如實了知。

(1-2)劉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譯文(T. 99, vol. 2, p. 84b-c)，大致相當於巴利語的〈緣經〉(*Paccaya-sutta*)：<sup>6</sup>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

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

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

---

<sup>6</sup> Bhikkhu Bodhi (tr.), "SN 12.2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2000, pp. 550-552, 741-743.

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

此等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

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緣生法』正智·善見，不求前際，言：『我過去世若有？若無？我過去世何等類？我過去世何如？』不求後際：『我於當來世為有？為無？云何類？何如？』內不猶豫：『此是何等？云何有此為前？誰終·當云何之？此眾生從何來？於此沒，當何之？』

若沙門、婆羅門起凡俗見所繫——謂：說我見所繫、說眾生見所繫、說壽命見所繫、忌諱吉慶見所繫——爾時，悉斷、悉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是名多聞聖弟子於因緣法、緣生法如實正知、善見、善覺、善修、善入。」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3)白話翻譯(參考巴利語本及其英譯本)：

我是這麼聽說的：有一個時候，佛陀在王舍城(Rāja-gahe)遊化，停留在迦蘭陀(Kalandaka-nivāpe)竹園裡(Veḷu-vane)。

那個時候，世尊向比丘們開示：「我將教導『緣起』(或透過關聯條件而生起、因緣法/*paṭicca-samuppāda*)與『緣所生法』(或透過關聯條件所生起的事項、緣生法/*paṭicca-samuppannā dhammā*)。

什麼是『緣起』(因緣法)？亦即，當這一個項目存在的時候，那一個項目就會存在(此有故，彼有/*imasmiṃ sati, idaṃ hoti*)。亦即，以無明知為關聯條件，而有組合的造作(緣無明，行/*avijjā-paccayā saṅkhārā*)；以組合的造作為關聯條件，而有分別式知覺(緣行，識/*saṅkhāra-paccayā viññāṇam*)；就像這樣，又像這樣，一系列的事項，後來就成為這整個的困苦之積聚的現起(純大苦聚集/*evam 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i*)。

什麼是『緣所生法』(緣生法)？亦即，[緣所生的]無明知、組合的造作[、以及從而衍生的一系列的事項]。

不論如來們出現在世間，或未出現在世間，這樣的緣起(因緣法、此法)乃經常地安住，而為事項之安住的情形(法住、法住性/*dhammatṭhitatā*)，亦為事項之那樣的要素而維持著(法界/*ṭhitāva sā dhātu*)。任何一位如來親自洞徹如此的緣起，而且現前等覺如此的緣起；然後，再將如此的緣起，以如下的語句，演說、開示、與顯發出來：『以無明知為關聯條件，而有組合的造作。』乃至『以出生為關聯條件，而有衰老暨死亡。』

不論如來們出現在世間，或未出現在世間，這樣的緣起乃經常地安住，而為事項之安住的情形，亦為事項之那樣的要素而維持著。任何一位如來親自洞徹如此的緣起，而且現前等覺如此的緣起；然後，再將如此的緣起，以如下的語句，演說、開示、與顯發出來：『以出生為關聯條件，而有衰老、疾病、死亡、憂愁、

悲傷、懊惱之困苦。』

[關聯條件所產生的無明知乃至懊惱之困苦]這些事項，其實為事項之安住的情形(法住、法住性／*dhammaṭṭhitatā*)，其實為空洞於(或本身不存在為)事項的情形(法空、法空性)，其實為事項之如此的情形(法如、法如此性／*dhamma-tathatā*)，其實為事項之根本而不假造作的情形(法爾、法性／*dhammatā*)，其實為並非離開如此的情形(法不離如、非離如此性／*a-vi-tathatā*)，其實為並非別異於如此的情形(法不異如、非別異如此性／*an-aññathatā*)，其實為正確的(審諦)、真實的、並非顛倒是非的情形——這一貫的情形，即為『緣起』——像這樣地隨順『緣起』而次第產生出來的事項，即可稱為『緣所生法』(緣生法)，亦即，無明知(無明)、組合的造作(行)、分別式知覺(識)、名稱暨物質(名色／*nāma-rūpa*)、六條知覺通路(六入處／*saḷ-āyatana*)、知覺之觸動(觸／*phassa*)、感受(受／*vedanā*)、貪愛(愛／*taṇhā*)、抓取(取／*upādāna*)、存在(實存、有／*bhava*)、出生(受生、生／*jāti*)、衰老·疾病·死亡·憂愁·悲傷·懊惱之困苦，即可稱為『緣生法』。

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sutavā ariya-sāvaka*)，以正確之智慧而優良地觀看『緣起』(因緣法)與『緣所生法』(緣生法)的時候，即不至於追逐在過去的某一點而困惑地思惟：『我在過去世存在嗎？我在過去世不存在嗎？我在過去世是什麼模樣？我在過去世過得如何？』也不至於追逐在未來的某一點而困惑地思惟：『我在未來世存在嗎？我在未來世不存在嗎？我在未來世是什麼模樣？我在未來世過得如何？』也不至於追逐在現在世而困惑地思惟：『當今的這個到底是什麼？怎麼會有當今的這個就擺在眼前？是誰會在結束這一生的時候，又會怎樣走下去？此一眾生從哪裡來？此一眾生在這裡死了之後，將會去哪裡？』

就在以正確之智慧而優良地觀看的時候，舉凡出家修道者(沙門)或印度傳統的宗教師(婆羅門)產生的平庸論斷而為其所繫縛——例如，以自我論斷為主張而遭受繫縛，以眾生論斷為主張而遭受繫縛，以壽命長短之論斷為主張而遭受繫縛，以忌諱與吉慶之論斷[為主張]而遭受繫縛——皆可予以斷除且清楚認知；將那些平庸的論斷，從根本斷除(*ucchinna-mūla*)，如同已從根部截斷的多羅樹(*tāla-avatthu-kata*)，在未來的時間(*āyatim*)，成為不再生起之事項(*anuppāda-dhamma*)；已具備聞法訓練的高尚的弟子達成如此的修為，即可稱為在『緣起』(因緣法)與『緣所生法』(緣生法)成就了如實的正確認知、優良的觀看、優良的覺悟、優良的修行、與優良的趣入。」

佛陀講說這一則經教之後，比丘們聽聞佛陀這一番開示，歡喜而奉行。

### 《雜阿含經·第 298 經》

(1-1)簡介：本經教導緣起之條理與緣起之詞義分析。緣起之條理，在於顯明存在之系列歷程上、或生起之系列歷程上，由某一個項目提供另一個項目之所以能夠成立之關聯條件。至於緣起之詞義分析，則在於界說緣起之系列歷程上的重要項目，由無明知，乃至衰老暨死亡。

(1-2)劉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譯文(T. 99, vol. 2, p. 85a-b)，大致相當於巴利語的〈分

析[緣起]經〉(Vibhāṅga-sutta)：<sup>7</sup>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緣起法·法說、義說。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云何緣起法·法說？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是名緣起法·法說。

云何義說？謂：緣無明·行者——彼云何無明？若不知前際，不知後際，不知前後際；不知於內，不知於外，不知內外；不知業，不知報，不知業報；不知佛，不知法，不知僧；不知苦，不知集，不知滅，不知道；不知因，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無罪，[修]習、不[修]習；若劣、若勝，染污、清淨，分別、緣起，皆悉不知；於六觸入處，不如實覺知；於彼彼不知、不見、無無間等、癡、闇、無明、大冥，是名無明。

緣無明·行者——云何為行？行有三種：身行、口行、意行。

緣行·識者——云何為識？謂：六識身：眼識身、耳識身、鼻識身、舌識身、身識身、意識身。

緣識·名色者——云何名？謂：四無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云何色？謂：四大、四大所造色，是名為『色』。此色及前所說名，是為『名色』。

緣名色·六入處者——云何為六入處？謂：六內入處：眼入處、耳入處、鼻入處、舌入處、身入處、意入處。

緣六入處·觸者——云何為觸？謂：六觸身：眼觸身、耳觸身、鼻觸身、舌觸身、身觸身、意觸身。

緣觸·受者——云何為受？謂：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

緣受·愛者——彼云何為愛？謂：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

緣愛·取者——云何為取？四取：欲取、見取、戒取、我取。

緣取·有者——云何為有？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緣有·生者——云何為生？若彼彼眾生，彼彼身種類·一生超越，和合出生，得陰，得界，得入處，得命根，是名為『生』。

緣生·老死者——云何為老？若髮白，露頂，皮緩，根熟，支弱，背偻，垂頭，呻吟，短氣，前輸，拄杖而行，身體鰲黑，四體班駁，闇鈍垂熟，造行艱難，羸劣，是名為『老』。云何為死？彼彼眾生，彼彼種類·沒，遷移，身壞，壽盡，火離，命滅，捨陰，時到，是名為『死』。此死及前說老，是名『老死』。

是名緣起·義說。」

<sup>7</sup> 相關的傳譯本，參閱：Bhikkhu Bodhi (tr.), “SN 12.2,”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2000, pp. 534-536; 《雜阿含經·第490經》，T. 99, vol. 2, pp. 126a-128a; 《增壹阿含經·放牛品第四十九·第5經》，T. 125, vol. 2, pp. 797b-798a; 《緣起經》，玄奘譯，T. 124, vol. 2, pp. 547b-548a. 相關的討論，參閱：Peter Harvey, “The Conditioned Co-arising of Mental and Bodily Processes within Life and Between Lives,” *A Companion to Buddhist Philosophy*, edited by Steven Emmanuel,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3, p. 51.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3)白話翻譯(參考巴利語本及其英譯本)：

我是這麼聽說的：有一個時候，佛陀在拘留搜(Kuru; Kuruṣu)遊化，停留在調牛聚落裡(Kalmāsa-damya-nigame)。

那個時候，世尊向比丘們開示：「我將教導緣起之條理(緣起法·法說)與緣起之詞義分析(緣起法·義說)。請聽，請好好專心。我將講說。

什麼是緣起之條理(緣起法·法說)？亦即，當這一個項目存在的時候，那一個項目就會存在(此有故，彼有/*imasmiṃ sati, idaṃ hoti*)；從這一個項目的生起跟著而來的，那一個項目就會生起(此起故，彼起/*imass'uppādā, idaṃ uppajjati*)。亦即，以無明知為關聯條件，而有組合的造作(緣無明，行/*avijjā-paccayā saṅkhārā*)；一系列的事項，後來就成為這整個的困苦之積聚的現起(純大苦聚集/*evam 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i*)。這即可稱為緣起之條理。

什麼是緣起之詞義分析(緣起法·義說)？亦即，所謂的「以無明知為關聯條件，而有組合的造作」——什麼是無明知(*a-vijjā*)？如果並不清明認知(*a-ññāṇa*)過去之邊界(前際/*pubbanta*)，不清明認知未來之邊界(後際/*aparanta*)，不清明認知過去之邊界與未來之邊界；不清明認知內部，不清明認知外部，不清明認知內部與外部；不清明認知造作(行為、業/*kamma*)，不清明認知果報(報/*vipāka*)，不清明認知造作之果報(行為、業/*kamma-vipāka*)；不清明認知覺悟者(佛/*buddha*)，不清明認知教法(法/*dhamma*)，不清明認知修行團體(僧/*saṅgha*)；不清明認知困苦(苦/*dukkha*)，不清明認知產生之來源(集/*samudaya*)，不清明認知熄滅(滅/*nirodha*)，不清明認知修行道路(道/*magga*)；不清明認知主要的關聯條件(因/*hetu*)，不清明認知由主要的關聯條件所生起的事項(因所起法/*hetu-samuppanna-dhamma*)；不清明認知善(*kusala*)與不善(*akusala*)，過失(有罪/*dosa*)與無過失(無罪/*dosāpagata*)，應禪修(應修習/*bhāvanīya*)與不應禪修(不應修習/*a-bhāvanīya*)；低劣或優良，染污或清淨，分別之差異、因緣所生的事項，都做不出清明的認知；對於視覺觸動乃至知覺觸動這六個觸動之知覺通路的格式(六觸入處)，並不如實覺知；對於這一系列的事項，並不清明認知，不深入觀看，欠缺現觀之洞察(無無間等/*an-abhisamaya*)，困惑(癡/*moha*)，黑暗(闇/*tama*)，欠缺明知，黑暗重重(大冥/*tamakhandha*)，這即可稱為無明知。

所謂的「以無明知為關聯條件，而有組合的造作」——什麼是組合的造作(*saṅkhāra*)？組合的造作有三種，包括身體方面的組合造作(*kāya-saṅkhāra*)、語言方面的組合造作(*vacī-saṅkhāra*)、心意方面的組合造作(*mano-saṅkhāra; citta-saṅkhāra*)。

所謂的「以組合的造作為關聯條件，而有分別式知覺」——什麼是分別式知覺(*viññāṇa*)？亦即，六項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六識身)，包括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眼識身)、聽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耳識身)、嗅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鼻識身)、味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舌識身)、身覺上的分

別式知覺之組合體(身識身)、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意識身)。

所謂的「以分別式知覺為關聯條件，而有名稱暨物質(名色)」——什麼是名稱(名/*nāma*)？亦即，四項非物質的積聚成分(四無色陰)，包括感受之積聚成分(受陰)、概念認定之積聚成分(想陰)、心意的組合造作之積聚成分(行陰)、分別式知覺之積聚成分(識陰)。什麼是物質(色/*rūpa*)？亦即，地、水、火、風這四大類物質要素(四大/*cattāri mahābhūtāni*)以及由這四大類物質要素所衍生的物質(四大所造色/*catunnaṃ mahābhūtānaṃ upādāya rūpaṃ*)，這即可稱為物質。後者所指稱的物質以及前者所指稱的名稱，即可合稱為名稱暨物質(名色)。

所謂的「以名稱暨物質為關聯條件，而有六條知覺通路」——什麼是六條知覺通路(六入處/*saḷ-āyatana*)？亦即，六項內部的知覺通路，包括視覺之知覺通路(眼入處)、聽覺之知覺通路(耳入處)、嗅覺之知覺通路(鼻入處)、味覺之知覺通路(舌入處)、身覺之知覺通路(身入處)、知覺之知覺通路(意入處)。

所謂的「以六條知覺通路為關聯條件，而有知覺之觸動」——什麼是知覺之觸動(觸/*phassa*)？亦即，六個知覺觸動之組合體(六觸身/*cha phassakāyā*)，包括視覺觸動之組合體(眼觸身)、聽覺觸動之組合體(耳觸身)、嗅覺觸動之組合體(鼻觸身)、味覺觸動之組合體(舌觸身)、身覺觸動之組合體(身觸身)、知覺觸動之組合體(意觸身)。

所謂的「以知覺之觸動為關聯條件，而有感受」——什麼是感受(受/*vedanā*)？亦即，三類感受，包括不舒服的感受(苦受)、舒服的感受(樂受)、既非不舒服且非舒服的感受(不苦不樂受)。

所謂的「以感受為關聯條件，而有貪愛」——什麼是貪愛(愛/*taṇhā*)？亦即，三類貪愛，包括貪愛欲望(欲愛/*kāma-taṇhā*)、貪愛物質(色愛/*rūpa-taṇhā*)、貪愛非物質(無色愛/*arūpa-taṇhā*)。

所謂的「以貪愛為關聯條件，而有抓取」——什麼是抓取(取/*upādāna*)？四類抓取，包括抓取欲望(欲取/*kāmuṃupādāna*)、抓取見解(見取/*diṭṭhupādāna*)、抓取戒規與禁制(戒取/*sīla-bbatupādāna*)、抓取自我之說(我取/*attavādupādāna*)。

所謂的「以抓取為關聯條件，而有存在」——什麼是存在(實存、有/*bhava*)？四類存在，包括欲望層次的存在(欲有/*kāma-bhava*)、物質層次的存在(色有/*rūpa-bhava*)、非物質層次的存在(無色有/*arūpa-bhava*)。

所謂的「以存在為關聯條件，而有出生」——什麼是出生(受生、生/*jāti*)？如果各個眾生在各式各樣的眾生部類當中而出生(一生超越/*jāti*)，和合出生(*sañjāti*)，各個積聚成分的顯現(得陰/*khandhānaṃ pātubhāvo*)，得到各項知覺要素(得界)，得到各條知覺通路(得入處/*āyatanānaṃ paṭilābho*)，得到一期生命存續之官能(命根/*jīvitindriya*)，這即可稱為出生。

所謂的「以出生為關聯條件，而有衰老暨死亡」——什麼是衰老(*jarā*)？如果各個眾生在各式各樣的眾生部類當中而頭髮斑白，髮落頂禿，皮膚皺摺，感官熟透而衰敗(*indriyānaṃ paripāko*)，肢體衰弱，背部僵硬，頭部下垂，時發呻吟，

氣息短淺，向前傾頹，以手杖支撐而行進，身體顯露晦黑之病色，四肢出現斑駁之雜色，遲鈍而接近枯萎，舉止艱困，虛弱拙劣，即可稱為衰老。什麼是死亡 (*maraṇa*)？如果各個眾生在各式各樣的眾生部類當中而沈沒 (*atthaṅgama; antaradhāna*)，遷移 (*cavanatā*)，身體的拋下 (身壞 / *kaḷavarassa nikkhepo*)，壽命窮盡 (壽盡 / *jīvitakkhaya*)，捨去體溫而冰冷 (火離)，一期生命存續之官能的破滅 (命滅 / *jīvitindriyassupaccheda*)，各個積聚成分的裂解 (捨陰 / *khandhānaṃ bheda*)，死時做成 (時到 / *kāla-kiriyā*)，即可稱為死亡。後者所指稱的死亡以及前者所指稱的衰老，即可合稱為衰老暨死亡 (老死)。

這即可稱為緣起之詞義分析 (緣起法·義說)。」

佛陀講說這一則經教之後，比丘們聽聞佛陀這一番開示，歡喜而奉行。

-----